學生對錯誤資訊信以為真， 事實查核的閱讀策略能夠解決問題嗎？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年輕學生對數位科技瞭若指掌，而教授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研究者，不過這2點都無法防範他們採信網路上的錯誤資訊。

以上就是2017年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初步研究報告所提出的結論。這份研究記錄了3組「專業人士」（其中包括歷史學家及史丹佛大學的大學生）評估線上資料來源可信度的過程。研究者是史丹佛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山姆·溫伯格（Sam Wineburg）和其博士生莎拉·麥格羅（Sara McGrew），他們指出歷史學家和大学生經常會深入調查資料的來源網址，遵循課堂上傳授的線上研究技巧，像是檢查網址的網域名稱等，不過這些訣竅幫助不大。

這份研究屬於一個新興的研究主題，試圖解答一項急迫的問題：如何防止人們取信網路上盛傳的謠言？這份研究顯示，一般的數位識讀能力並不足夠，而應學習的做法是：仿效研究中的第3組專家——專業的事實查核員，換上一套批判的思考模式。初步的研究證據顯示這是很有潛力的辦法。

歷史學者和學生受騙的地方，事實查核員成功過關了。他們所採取的做法非常不一樣，他們不太會深入鑽研資料來源網站，而是查看其他網站來驗證。研究者把這種技巧稱作「水平閱讀」，因為與其上下來回捲動同一個網頁，事實查核員開啟眾多其他分頁。研究者在報告末尾寫道：「這才是我們該教給學生的技巧。」

因此研究者與史丹福歷史教育團隊的教授們共同設計了一門水平閱讀訓練課程及測驗。溫伯格表示，該研究團隊最近發表了一篇實地調查，結果頗為「樂觀」。研究顯示只要稍加介入指導（2堂75分鐘的課程），就可以達到統計上有顯著性的些許成效。聽過課的學生在一個月後接受測驗，他們線上推理分析的表現優於對照組的學生。

妥善運用網際網路不只是選擇受過查核的來源，更重要的是避開內容不正確的網站，尤其是看似權威，其實卻偏頗的網站。這並不是一般課堂上會傳授給學生的技巧，不過這份研究指出，這很值得學習。

「CRAAP 測試法」

協助學生釐清網路資訊的工具，多數是來自以紙本印刷且收錄經過篩選的書籍為主的傳統圖書館，「CRAAP 測試法」就是其中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這種測試法指導學生評估某一來源的現時性（currency）、相關性（relevance）、權威性（authority）、精確性（accuracy）及目的性（purpose）。不過有些教授、圖書館員及專家擔心這些工具及方法已不適用於網路時代。

華盛頓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溫哥華分校混成及網路學習主任麥可·考菲德（Mike Caulfield）就是憂心忡忡的學者之一，他數年來致力於推廣「公民參與的數位識讀」，引導學生審慎瀏覽網路上的公共議題。

不過考菲德說，以前要呼籲大家重視這個問題好像「逆水行舟」，一直到 2016 年的總統大選前夕，突然之間，「時事讓大家注意到我們一直以來在推廣的議題，資訊識讀不再是複雜、難以解釋清楚的概念。」

總統大選幾週後，史丹佛團隊公布一項研究，結果顯示中學、高中及大學學生「容易上當」，被網路資訊愚弄。一個月後，考菲德發布一篇網誌，主張數位識讀需要典範轉移。考菲德在一次訪談中指出，人們看到不實資訊在網路上流傳時，大家的反應通常是：「我們必須加強數位識讀，」不過大家未能體認到的是，「如果加強數位識讀的方法錯了，在某些情況下，其實有害無益。」

在上述網誌中，考菲德引用了一個例子，有一個關於瀕危「樹章魚」的詐騙網站可以成功騙過傳統的網站評估標準。考菲德指出，評估標準遺漏了一個要點：請學生應用現有的知識。網站不實的明顯線索並不在於網站本身，而是「頭足類動物在沒有重大演化改變的情況下就變成兩棲生物的機率很低」。白話文的說法是，章魚不會爬樹。

溫伯格看到這篇網誌後連絡考菲德，他們 2 人現在是志同道合的夥伴。考菲德說：「我們從不同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不過目標是一致的，所提出的解決方法也大同小異。」

考菲德目前經營美國州立學院及大學協會的「數位兩極計畫」（Digital Polarization Initiative），此計畫正於 9 所先導大學院校試行開設數位識讀課程，內容和史丹佛團隊的方法頗為類似。測試結果尚未發布，不過考菲德認為成果頗為正面。

考菲德也寫了一本免費的教科書《學生事實查核的網站識讀》（Web Literacy for Student Fact Checker），其中提到「4 大行動」：檢

查前人成果、查看資訊源頭、水平閱讀、繞回原路。

教科書中談到，水平閱讀的概念來自溫伯格的成果。在前文的「專業人士」研究中，溫伯格及麥格羅希望了解技巧豐富的網路使用者如何判斷線上資訊真偽。研究團隊觀察受試者執行一連串線上任務，例如評估 2 篇關於霸凌的文章的權威性。其中一篇是來自美國兒科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的網站，這是兒科專業的主要協會，另一篇來自美國兒科醫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s）網站，這是一個保守派的分支組織，由於該組織對於 LGBTQ 權利持反對立場，因此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將其標示為仇恨團體。

研究人員請受試者照平常的方式進行搜尋，並解釋自己的想法。美國兒科醫學院的名稱聽起來很正式，網站也看起來有模有樣。被問及哪一個網站較可信時，約有 40% 的歷史學者回答含糊，有 10% 認為分支組織較為可信。將近 2/3 的學生受試者認為分支團體的網站較權威。

不過沒有一個事實查核員上當，他們沒有深入鑽研美國兒科醫學院的網站，而是開啟其他分頁，搜尋他們所信任的資訊。研究人員觀察到，這一個舉動和 CRAAP 測試法有根本上的差異，後者著重的是詳細檢驗來源本身。因此，研究人員建議於遼闊的網路未知領域中採用事實查核員所運用的方法。

效法事實查核員的思考模式

總統大選期間及後續時日，大學的數位識讀課程還須應付假新聞的問題。安·阿吉（Ann Agee）是聖荷西州立大學（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線上學習圖書館員，她在電子郵件中表示，該校英語系負責寫作課程的圖書館員及教員也有類似的顧慮。我們要知道，學生有沒有能力「評估來自 Reddit 論壇、Instagram、Facebook 等線上資訊來源的新聞？」

阿吉和一位英語系教授合作，他們在搜集相關資訊的過程中，讀到了溫伯格的研究成果，那提供了一個尋求解答的架構。他們詢問溫伯格能否使用他的教材，溫伯格則提出交換條件：讓他的團隊在聖荷西州立大學進行實驗，他們希望在比較一般的校園（和史丹佛大學相比）檢驗水平閱讀的成效。

研究團隊為實驗組上了 2 堂 75 分鐘的課程，內容是評估線上資訊的可信度，實驗組成員是聖荷西州立大學批判思考及寫作課程中隨

機選出的學生。課程著重在傳授事實查核員所使用的技巧，也指導學生詢問以下問題：「是誰發布這些資訊？」、「有什麼證據？」、「其他資料來源怎麼說？」

在課程前後，研究人員測試實驗組及對照組的學生，評量他們評估線上資訊的能力。其中一道考題是一張日本福島核電廠附近的花朵照片，文字說明聲稱花朵的畸形是「核災造成的先天缺陷」。考題詢問學生這是不是說明當地情況的「有力證據」，並請學生說明思考方式。

實驗組的學生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接受測驗，表現比上課之前優秀。結果具有統計顯著性，不過還有進步空間。

研究團隊認為這項結果為其想法提供了概念驗證，證明教導學生效法事實查核員可以彌補傳統評估標準的不足。這篇研究報告提到，如欲瞭解此措施能否擴大辦理並獲得相同的成效，以及成效可以維持多久，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溫伯格認為，如果要求學生上網搜尋，卻不傳授相關技巧，是一大「教育失職」，他希望大學以整學期的課程來教導數位識讀。考菲德則不認為這很有必要，他認為只要將課程中教授傳統方法的部分替換成新技巧，再搭配相關作業練習即可。

就算大學負起教授數位識讀的責任，而且確實獲得成效，那一般民眾怎麼辦？多數上網摸索資訊的人並不是大學生，或是已經畢業了，其中還包括教職員。考菲德認為，教育介入的一大優點是其外溢效果，習得技巧的學生可以擔任「福音傳播者」，推廣數位識讀技巧。

考菲德回想起自己的小孩上幼兒園時，他們把在學校種的新鮮蔬菜帶回家。他說這樣一來，不只有學生能學到健康飲食，學生的家人也會受益，他希望使用網路的判斷能力也能透過類似的方式散播。

撰稿人/譯稿人：Beckie Supiano/林怡婷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9.4.25). “Students Fall for Misinformation Online. Is Teaching Them to Read Like Fact Checkers the Solu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Students-Fall-for/246190>